

102.01 / 36

法意政治形勢

國際時事小叢書之三



光華書店編印

綱目
美國
徹底控制
又亟圖掠奪
維辛斯基
停止太陽升起
馬西
反動派

國際時事小叢書之三

法意政治形勢

光華書店編印

★ 三之書叢小事時際國 ★

法意政治形勢

編印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分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版權所有

國際時事小叢書之三

法意政治形勢

目錄

前言

多列士論法國市選與法國政局·····	一
附：法共與戴高樂在歷次選舉中所獲選票增降統計表·····	二
托格甲亞蒂論意大利政治形勢·····	三
論法國政局·····	四
論法國現況·····	四
美國擴張政策的對象——法國·····	一九
法國的危機與罷工鬥爭·····	二三
法意工人運動的新高漲·····	二八
法意的民主與反民主鬥爭·····	三四

評意大利政治情勢·····	利索夫斯基·····	四一
評意大利媚美外交·····	利索夫斯基·····	四三
意共、社兩黨簽訂統一行動協定·····		四六
意總工會日益壯大·····		四八

多列士論法國市選與法國政局

人道報十月卅日發表法共總書記多列士長篇聲明，宣稱：最近市選結果，表示了「工人階級與民主力量的鞏固，與共產黨仍屬法國第一大黨」。多列士稱：「我們的黨有一切權利足以自豪，瞻望前途，充滿了信心。因為儘管戴高樂所指使進行的猛烈反共宣傳，以及一切其他政黨、從社會黨到最卑劣的反動派都把反共列入政綱；又儘管不利于我們的專斷的選舉法，使社會黨與戴高樂派在任命市政機關時得以狼狽爲奸；可是法國三分之一的男女仍舊確定了他們對我黨不可動搖的依託。」雖然市選最後結果尚未發表，多列士引據現有的官方數字稱：「官方數字確切地承認了我們仍然是第一大黨，在九千以上的市鎮中，當選議席的分配如下：

共產黨——三九九三席（或百分之卅點六四）；

法國人民聯盟——三七六二席（或百分之廿八點八六）；

社會黨——二二零七席（或百分之廿一點一二）；

人民共和黨——一六八二席（或百分之二點九一。）」

多列士論及法共將來活動的計劃時稱：「我們必須使我們自己更接近群眾，我們或可能找到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與行動的新形式。在巴黎各工廠中，工會的工人已成立了保衛共和國委員會；而在各地建立這種委員會，團結一切共和主義者、共產黨人、天主教徒、社會黨人及自由思想者以對付法西斯

危險，也都是可能的。」

（新華社按：據法新社廿九日電：法議會辯論時，法共發言人曾宣稱：不論現政府或議會都不能領導共和國，反對由高戴樂的法國人民聯盟、社會黨、現政府組成的法西斯陣營。能領導這一鬪爭的唯有工農委員會，此種委員會即將於各地成立。）

多列士繼分析戴高樂「法國人民聯盟」的性質稱：該聯盟爲「法西斯主義，在該聯盟中可以找到慕尼黑份子、維希份子、臭名遠揚的法奸、貪婪的大腹賈、兇犯和流氓。它是惡毒與貪婪的淵藪，而戴着道德與對公共福利忠誠的假面具」。論及美國帝國主義對法政策時，多列士猛烈抨擊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及美國在經濟上使法國殖民地化，並干涉法國內政的企圖。多列士稱：「美國干涉法國內政是罪惡昭彰的。美國花費了千百萬美元，力圖打擊法國總工會。布立特（曾任美駐法大使）曾寫道：沒有什麼事情比法國前途還更重要。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共產黨被排擠出閣是按着美國的命令的，這就是美國援助法國的條件。」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

附：法共與戴高樂在歷次選舉中所獲選票增降統計表

法共機關報人道報十月二十三日發表統計表，顯示在過去兩年內贊成共產黨的票數逐漸增長，而反動頭子戴高樂的影響則日益下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共產黨獲得選票的百分之二十六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百分之二十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百分之二十九·三；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百分之三十·六五（根據最近的結果）。另一統計表顯示戴高樂影響的衰減。該報舉出

三次複選中贊成戴高樂的法國人數：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百分之六十六·五；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百分之五十三；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百分之四十六·九；而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市選中——百分之三十八·四。

（新華社十月廿九日電）

托格里亞蒂論意大利政治形勢

意共總書記托格里亞蒂在該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報告國際、國內政治形勢，指出：意大利必須建立民主勢力廣大的新陣綫，基督教民主黨（按係現政府執政黨）已成爲民主力量的主要敵人。托氏在分析目前意大利形勢時強調指出：目前在許多方面都與一年前該黨上次大會前夕的形勢極不相同，從那時以後，國內的政治與階級鬥爭已大大的緊張起來。最近西西里工會組織者之被殺，以及米蘭市郊工人運動的工人們之遭受攻擊，並非孤立的事實，而是國內黑暗的反動勢力的大規模攻勢的一部份。國內形勢的嚴重，是與國際舞台上帝國主義與民主力量間的嚴重的鬥爭密切相關的。托氏力稱：基督教民主黨的政策及其在政府中的活動，形成了對民主的背叛，該黨目前的所作所爲，已成爲民主力量的主要敵人。所謂「中間偏左」的許多黨派的領導人物，正經受着危機，因爲他們不能適當地反擊反動派與帝國主義勢力的意識形態上的猛攻。托氏提出今後奮鬥的主要目標和從前一樣，即實現進步的民主主義。他說：我們必須獲得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改革，必須不僅在政治方面作堅決鬥爭；並且要在國內生活的一切方面作堅決鬥爭。這一意大利人民大眾爲建立進步的民主主義和挽救意人民的三個最大要求（自由、勞動與國家獨立）而進行的偉大鬥爭，將走向決定性的勝利。這必須建立民主勢力廣大的新陣綫。這些民主勢力必須贏得反對壟斷集團怠工與反對政府經濟政策的經濟鬥爭的勝利。在政治方面，

應保衛民主秩序，並使政府機構切實民主化。

人民在爲和平鬥爭中佔有地位，必須堅決的行動，必須停止作廢。這新形勢與新前途下，必須考慮面臨着成立民主勢力廣大陣綫的任務的各政治與社會集團聯盟的整個問題。

(塔斯社羅馬十月十五日電)

論法國政局

六

法國的政治發展在全世界正引起日益廣泛的注意。在五月四日，以一種不正常的程序——由總理拉馬第建議總統，下令將聯合政府中代表法共的部長從內閣中除去。

拉馬第政府是第四共和第一個非臨時政府，成立於今年一月共和國的最高機構建立之後。這個政府的成份反映了去年十一月十日與二十四日選舉後兩院——國民議會與共和參議院——中政治力量的聯合。

要記着，在選舉中法國共產黨贏得了第一位。它獲得了六百萬票，在國民議會六百一十九席中佔了一百八十六席。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佔第二位，獲得一百七十二席。社會黨（它兩年來一直地失掉其影響與選票）遭到了另一次挫敗，只得到一百零一席。所謂左派共和黨人聯合（大部份是激進黨）只贏得六十九席。這次選舉的另一面，反映了法國社會力量的兩極化，社會矛盾的加深，以及民力量與反動力量間日益增長的殘酷鬭爭。

新選的第四共和總統委托社會黨的拉馬第組織政府。在他的內閣中的二十六個部長位置中，九名歸社會黨，五名歸共產黨，五名歸天主教黨（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內閣還包括三名激進社會黨，二名民主社會主義抵抗協會與二名依附於國民議會中右派的所謂獨立派。在一切重大的政治爭論中，社會黨，天主教黨，和拉馬第政府中一切其他的部長都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

應當注意的是：三個主要國會黨的聯合政府（有激進社會黨參加）之組成，係在天主教黨嚴重地反對之後。這個黨在去年十一月十日選舉中的口號曾經是：『不要多列士的比道爾』，那就是說要一個排除共產黨在外的天主教黨領導的政府。可是當人民的選票使共產黨在全國與國會中成爲第一大黨，而且如果社會黨和共產黨合作的話，看起來，相反的『不要比道爾的多列士』的公式倒可能產生的時候，天主教黨就改變了戰略。雖然有以該黨主席蘇曼爲首的領導上有勢力部份之反對——蘇曼剛從美國的長時期訪問中歸來，暴烈地反對將來的聯合政府中包括共產黨——天主教黨最後還是同意了共產黨也參加的政府。

在社會黨中也有相當數量的人反對在政府中與共產黨合作，其中有前內長特洛克和現國民經濟部長菲力浦。

拉馬第組成他的內閣不久，民主聯和的反對者馬上就預言這個政府將是短命的；他們堅信一旦條件允許（首要的是外國關係方面）。這個政府不是倒台便是改組。他們甚至還訂出日期來——外長會議在莫斯科開會之後。

當莫斯科會議仍在進行的時候，促成政府危機的企圖已經可以看出來。他們期望鎮壓越南民族解放運動的軍事信用貸款問題，可以用來達成這一目的。整個的右翼報紙預測共產黨在投票中將拒絕贊成這些貸款，說他們將退出內閣。的確，國民議會中的共產黨員沒有贊成這些貸款——他們拒絕了，但是共產黨的部長們却繼續留在政府裡。

之後，在四月中旬，美國的報紙——不是法國的而是美國的——曾掀起了一個極大的騷擾，他們說法國共產黨領導上對於繼續參加政府的問題有分歧。這個清楚的預謀行動成爲一種手段，來刺激社

會黨和天主教黨趕快動手改變政府的組成。

當其時，國內經濟情形日益惡化。新的食物困難和巴黎的麵包荒，迫使政府於五月一日將每日的麵包配給量由三百公分減為二百五十公分。雖然薪水比一九四六年七月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收入仍悲慘地落在日益增高的生活費之後。拉馬第政府採取了固定工資的辦法，它禁止增薪，企圖（可不是保證）使物價減低。一月二日勃魯姆政府曾下令減低物價百分之五，拉馬第政府最近宣佈再減低百分之五。然而實際上這些措置的成效是微不足道，物價最多降低了百分之三。

有鑑於此，工人們開始要求較高的工資。有一些工廠就爆發了罷工。正在五一之前，巴黎國有的雷諾汽車工廠的三萬二千工人放下了工具。巴黎區五金工人聯合會援助這個罷工。共產黨及其政府中的代表也支持工人的要求。應當注意的：爭論點不是普通的增加工資，而是在某些工業中採用超過產量部份的分紅制，那是一種除了稍微改善生活以外，會進一步刺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增加產量的辦法。

拉馬第政府拒絕改變他的計劃，却突然要求國民議會對政府的工資政策舉行信任投票。五月四日國會開會時，一百八十六名共產黨代表投票反對政府，但是政府仍然得到多數（三百六十票），於是拉馬第就向總統提出撤換政府中的共產黨部長問題。社會黨執行委員會支持這一建議。在勃魯姆個人活動之後，國會內的社會黨也同意了，共和國總統社會黨的奧利爾就下令撤消了共產黨部長的職務。我們不想在這裡詳論這種簡便的撤換內閣中聯盟政黨的部長怎樣不合於憲法，或者總統的命令是否能做簡單的『離辦法』一樣適用於組成政府的各政黨的問題。我們只指出這樣一種程序在法國國

黨。的改變已經成爲既成事實時，社會黨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某些黨的領袖害怕：以一種從憲法觀點上看來是可疑的程序撤消共產黨部長的職務，將在一切正直的民主人士中造成惡劣的印象，而且將會造成一個前例，什麼時候另一個總統可能用來反對社會黨自己。這一派社會黨人認爲最好採取通常的國會程序來改變政府的組成：拉馬第向總統提出內閣的集體辭職，而總統授權同一個拉馬第組織新政府。然而經過一度冗長的辯論之後，全國代表大會以二六二九票對二一二五的多數，同意重新組成的拉馬第內閣留任，並且最後批准了從內閣中驅逐國會中最大政黨的部長的那個簡單化的『命令程序』。

但是如投票本身所表示的，社會黨領導的路綫雖然得到多數，却未能反映大部份黨員的意見，這些黨員瞭解到所謂拉馬第內閣的改組，成了反動勢力方面反對法國民主力量的行動。這樣一種行動不能得到社會黨地方支部的支持。在五月六日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夜，賽因省社會黨的組織以壓倒的多數要求拉馬第政府辭職。

正直的社會黨人不能滿意於他們黨的領袖拒絕支持工人們與勞工總聯盟的經濟要求，而願意在這一爭論上被認爲民主的聯合。

例如『自由保衛』報寫道：『許多黨員群衆認爲這是一個錯誤，它在社會黨人的良心上份量是沉重的。』因爲僅僅五個月以前，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曾經決定反對參加任何沒有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政府。

政府的『改組』實際上削弱了社會黨自己在內閣中的地位。在過去社會黨與共產黨掌握了政府的多數（十四票對十二），可以用聯合的行動抑制反民主份子，而現在社會黨的部長們，只好跟隨在天

主教黨部長及其同僚們的後邊亦步亦趨了。他們必然地看到自己一次再一次地與工人階級及其群眾組織——特別是勞工總聯盟——發生衝突，而這組織爲了勞動人民切身利益正與托拉斯的進攻做鬥爭。

必須記取的是：政府中衝突的直接結果，是密地影響着一般勞動人民的每日利益的。在五月十二日的『馬賽』報上刊載了一封信，信上說：

『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我無法不承認只有多烈士及其朋友們才信守他們所給的諾言。多烈士是首先督促生產運動的，他的黨擁護增加產量；杜克洛全力地號召全面節約，特別是反對龐大的軍事信用貸款。』

該信的作者指出減低物價政策是失敗了，只增加了商人們的利益。

『自由保衛』報着重說：

『共產黨的立場，不過是把勞動人民與一大部份中產階級對那個外表好看的經濟政策的深刻不滿，告訴國會而已，目前政府的經濟政策的結果必然走向失敗。』

巴黎報紙報導：在五月五日——國民議會投票信任拉馬第政府第二天——首都各大工廠的十七個代表團，到國會向共產黨代表致謝。

從事破壞民主聯合的各黨派的報紙，想製造一種印象，說他們能够孤立共產黨；從以上實事來看，他們的努力是沒有基礎的。這個黨代表了國家的進步力量，保衛法國人民和法國經濟政治生活民主重建的真正利益。

有一點要記住的，是共產黨的經濟政策也同樣保護中等階級——他們也受托拉斯統治的壓迫——的利益。拉馬第政府堅持經濟管理上的官僚集中制，以符合於獨佔和黑市投機者的利益；而共產黨及

其國民議會中的代表，則要求照顧勞動人民（包括中等階層，特別是農民）的需要。在國民議會關於供給問題的辯論中，共產黨代表督促固定農產品的市價（現下的價格只對大農戶與獨佔者有利），反對徵收，並要求給農民以工業品供給上的優先權。這個將國家利益與照顧城市、鄉村勞動人民的需要合併在一起的政策，是符合於農民的利益的。

法國的民主愛國份子不會看不出：將共產黨趕出政府不會增加法國在外交上的力量和威信。共產黨是支持獨立的法國政策，支持民主法國經濟與政治的獨立，支持她的民族利益的力量。它是一直反對反動派使法國服從於美英帝國主義目的的力量。

反動派的目的絕不限於內閣的改變。所爭論的是法國民主的將來，法國外交政策的將來趨勢，和她在經濟重建中所導行的道路。

工資問題對農村復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除非工人階級——主要的生產力量——能有適當的生活水準保證，就不可能得到較高的勞動生產力和產量的增加，使恢復與重整工業的問題給法國以完全可能的機會。這就產生了在重建中兩條路線的抉擇問題：

一條路線是動員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徵用為銀行和托拉斯所凍結了的財政的和經濟的資源，以得到產量進一步的增加，使財政能有較健全的基礎，並使法郎免於貶值。這條路線包含着和糧食危機做鬥爭，和猖狂的黑市做鬥爭。這就是說保證勞動人民必需的生活標準。

另外一條路線則是：不想恢復國家經濟，而要恢復大資本家的統治地位與鉅額利潤。這就是向勞動人民進攻，不要勞工運動和工會積極參加重建的工作。這就是要廢除國有化法案。它意味着外國資本對法國財政與經濟的侵略，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毀壞，對工人的加強剝削，貶低他們的生活標準。

準，和限制他們社會的和政治的權利。

勿庸懷疑，在考察政府聯合的分裂時，我們不能無視於某些其他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戴高樂在政治舞台上的重新露面。

戴高樂示威地、誇張而自負地宣稱：向共和與憲法、民主進攻，并以拿破崙式的『複決投票』來掩護其個人獨裁要求，對法國所有反動的力量來說，是一個公開的重整旗鼓的呼叫。戴高樂已經着手成立一個新政黨，名爲『法國人民聯合』，在財政上是自由認捐——顯然不僅僅限於法郎。

戴高樂爲一切民主的敵人，爲一切公然使法國成爲英美集團附庸的人所支持。戴高樂公然爭取一向追隨天主教人民共和運動的城市與鄉村小資產階級中的反動份子到他那邊去。他想從這些份子中間爲法國的軍事反動建造某種群眾基礎。

社會黨的領導似乎故意無視戴高樂反對共和的陰謀。牠盲目到禁止黨員參加共和警覺委員會——民主力量反對傾向法西斯的反動進攻之中心。

幫助分裂民主力量的社會黨領袖們，正在爲戴高樂的獨裁掃清道路。顯而易見地，他們從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什麼也沒有忘記，什麼也沒有學到。

在法國反動的進攻同樣也有其國際的一方面。許多外國觀察家很合理地找到它與杜魯門總統在五月十二日講演中所宣佈的美國外交政策之間的聯系。在英美報紙中很多報導指明：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的陰謀是隱藏在法國反動進攻的後面。例如『雷諾新聞』的記者雷蒙德，就開門見山地講出法國政治危機中的美國關係。他說：

『杜魯門的政策現在正逼迫每一個西歐國家做選擇——在參加反共戰綫與喪失美國援助之間做

選擇。法國這次危機就是此種選擇的結果。美國計劃發起一個反俄的西歐集團，其首先的條件必須是排除與孤立共產黨。」

『雷諾新聞』報導戴高樂正從美國得到實際的支持，他同時也有梵蒂岡做後盾。

巴黎的美聯社記者以『高級美國官方人士』的權威意見報導說：如果拉馬第總理能維持一個無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美國正在準備增加對法國的財政援助。

該記者引證同一的來源繼續說：美國樂於支持一個『反共的西方新堡壘』之決定因素，可能是『法國社會黨是否願意變成履行杜魯門主義以阻止共產主義的媒介』。

根據這位記者的報導，美駐法大使凱非里先生，曾將美國態度傳達給共產黨以外各黨領袖們。并且最近一位法國閣員（他要求在報上不暴露姓名）說：美國『掌握着拉馬第政府不要共產黨參加是否能存在的答案』。

這位法國部長驚人的坦率只說明一件事，那些摧毀政府聯合的人，在與法國民主做鬪爭時是指望外援的。

那是一種政治冒險主義的政策，沒有工人階級的參加法國就不能重建，何況置他們於不顧呢。一個民主國家的力量不能因外來的命令而分裂。同時在今天，當群眾已經有了高度的政治覺悟，而民主的力量也在警惕的時候。看起來反動派不可能真正使法國採取他們所主張的路綫——這條路綫只能將法國引向政治上的擾亂，經濟上的順從，以及在國際上降低威信與影響。

（譯自新時代第廿一期）——載七月廿六日東北日報——

論法國現況

伊萬諾夫著
方人譯

近四月來，在法蘭西及法屬北非，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大罷工。起初某些工業部門欲以實行軍事管制威脅工人；但到最後，終究是作了些讓步，滿足了——雖不是完全地——他們的正義與合理的要求。此後工潮開始低落，法國「社會衝突」前綫，進入了相對的沉寂。然而這一沉寂並不能認爲是法國社會政治矛盾之尖銳性業已減輕，或國內緊張情勢業已和緩的象徵。（編者按：此文於八月發表，到了九月，工潮更趨高漲，充分證明作者的估計正確）。

誰也不能否認實際下降，物價騰貴，大企業利潤增長與勞動人民生活狀況日趨惡化等事實。如一九四六年正月的物價指數爲四八〇（以一九三八年數目爲一百），一九四七年正月爲八四七，而到了一九四七年六月，則已達九四三。如若注意到這並不是什麼自然發生的事件，而是某一定金融——工業壟斷集團所行政策之結果，而政府，如它自己所公開承認的，又無能抗拒這些集團推行其政策，可見物價仍是要繼續上漲的。

問題的實質在於：當此法國技術裝備陳舊的條件下，當此入口原料價格奇昂的情況下，要減低法國商品的成本，應當從使工人生活繼續惡化着手呢，還是應當從減低資本家的利潤着手？若考慮到法國官方一般經濟政策（對內的和對外的）的實質，及國內糧食儲存情況，便知圍繞這一問題所展開的鬭爭，無可避免的要同趨尖銳化。

x x x

今年法國穀物收成極低。比之於一九四六年的六千八百萬生丁納（註），一九四七年估計只能收穫三千六百萬生丁納穀物。如按舊標準，每人每日口糧以三百格蘭姆計，到一九四八年秋收前，共約缺糧三千八百萬生丁納。爲滿足其需要，法國至少必須支出五萬萬元在國外購買穀物（見七月十一日出版之『新經濟』雜誌）。這種情況，就不僅把克服糧食危機問題，同時也把政府及各政黨農業政策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可是，對於這個問題如同對其他問題一樣，有兩個互相對立的解決方針：一個是反動、保守的方針，一個是民主、進步的方針。在『蒙萊計劃』中規定，法國農業必須於最短期間，獲有二十五萬架拖拉機。一九四七年，曾組織了一個農業機器事務領導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第一道法令，是禁止生產法國式的拖拉機；而建議各拖拉機製造業，於獲得相當許可後，可生產美國式的拖拉機。該委會的第二件措施，是在加拿大爲法國葡萄園定購了一萬架拖拉機。某些法國報紙，解釋上述例證時指稱：是類趨勢若不加以阻止，則法國農業將不是走向振興，而是趨向破產；而是使它服從於與美國農產品大量輸出商有密切聯繫的美國拖拉機製造商的利益，尤其是使法國拖拉機製造業破產，或使它變爲美國壟斷資本的附屬工廠。

因此，回憶一下法國農業部長社會黨人譚基，普里然於一九四六年在哥本哈根國際會議上的發言，並非多餘。普里然稱：『我認爲，我們參加世界生產計劃，將使法國必得同意改造其農業機構，因爲每一個國家都必需放棄其國家主權之一部，以便有利於國際組織。』這一番話，是當出席該會議的美代表給予了一個非常明白的概念（即按照他們的意見，法國應當全部或部分放棄其本國的穀物生產）之後發表的。至于各民主組織，包括勞工總同盟，他們則是不疲倦地進行着多方援助農民的運

動，進行着爭取農業現代化的運動，並堅決反對，使農民走向破產，使法國土地變成外國遊客們散步娛樂的公園，而迫使法國勞動者挨餓的政策。

x

x

x

法國的財政狀況，法郎的地位，以及政府的稅收政策，繼續引起廣大群眾的驚恐與不滿。好像是宿命論『哲學』支配着第四共和國的財政政策：『反正今天過得去，何必担心明天？願上帝保佑我們！』於是，法蘭西銀行負起了上帝的職務。由它墊補預算赤字，由它支付當前用款。原定墊補一千萬萬法郎，六月又增加為墊補二千萬萬法郎。既由銀行墊補，於是紙幣的發行就日漸增多了。財政部長對此只能以支出浩繁與正常收入來源枯竭等藉口來解釋。左翼報紙則明確揭穿了這種理由之無稽。

當法國自德國侵略魔手中解放後，有價值千百萬萬法郎的法奸財產與合作主義者們的『非法利潤』應被沒收，以充裕國庫而應恢復工作之需。但在這方面，法國却任什麼也沒有作。一個職業政論家琅，加拜於七月廿四日寫道：『在這些總值二萬億法郎的非法利潤中，僅有二百七十億被沒收入國庫。』衆所公認的事實是，一些托辣斯、銀行、大商號隱瞞其真實利潤，因而漏稅，侵吞了國家的千百萬法郎。

國有化政策，曾為法國經濟之恢復與復興打開了一條廣闊的現實道路。可是，衆所週知，這個政策遠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就已煙消雲散了。並且，在此時期以前所實行的國有化，也只是對法國財政寡頭作了部份的限制，私人獨占資本仍繼續控制着法國經濟的決定部份。甚至業已國有化的銀行和企業，也仍受二百家財閥的影響。在這些國有化了的銀行企業之行政管理委員會裏，『恰巧』又塞滿了原主人的爪牙。各銀行和商號千方百計地逃避國家對信用交易及對外貿易管制法律的約束。

如若願意，是可覓得克服困難的辦法的。然而，如「經濟學家」雜誌所寫：「對資產階級採取嚴峻手段，即意味着拉馬第將失去其右翼的選票；但爲了維持其沒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拉馬第是需要右翼支持的。」

法國收支情況是非常陰黯的，根據財長蘇曼的聲明，一九四七年法國支付差額上的赤字，據初步統計，已達十八萬萬元。要彌補這一赤字，有四萬萬元沒有着落。法財部希望美國給予法國二萬萬五千萬元新貸款。姑無論這一貸款條件如何，即令獲得貸款，這一赤字仍舊是無法彌補。尤有甚者，即此彌補收支赤字之困難，又爲法國輸入之特點所加重。法國一九四七年計劃輸入的商品，絕大部份是由美國輸進，要依賴美國信用貸款。除了輸入糧食、原料和工業品外，還需要輸入大量的穀物、種籽。據巴黎無線電台六月廿六日廣播，國家經濟部長不久前，曾引證關於法國進出口之「地理」分佈情況的材料稱：法國進口之百分之六十七是來自美元與英鎊區域，而法國出口則百分之七十七是輸送至和法國同樣窮困的國家。

去年秋天，許多人認爲並希望着：若要鞏固法國的政治、經濟獨立，保證法國的安全，它必須以最大決心於最短期間實行「蒙蘇計劃」。但事實却打破了這類希望。代替這一計劃的，——這一計劃很快也就被人們忘却了——是在國內經濟與外交政策方面，對於國內反動派與美國財政資本之日益增長的有計劃的進攻，開始作毫無計劃的大踏步的退却。於七月初所破獲的，卡古里亞爾份子法西斯黨徒反共和國陰謀——參加者中有許多軍人——，是反動派業已開始其攻勢之新證明。但在目前條件下，若說從此就會澈底揭穿所有的陰謀家，完全暴露他們的關係，暴露他們的唆使者與同謀者，甚或對他們，對一切反民主自由的敵人採取無情的手段，是頗可懷疑的事。某些報紙直截了當地指出：政府

正圖粉飾這一事件，不願驚動這一陰謀的主要領導人物。

參加目前聯合政府之各政黨對戴高樂及他所發起之運動的態度，尤可說明這一在反動派面前退却的政策。戴高樂可以從這個城市到那個城市，從這一省到那一省，組織群眾大會，在將軍們中間，在行政官員、軍官、牧師、僧侶中間，發表充滿反共、反蘇的惡意造謠與謾罵的演說。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就是社會黨人以及極右翼各黨代表，在反共上力求與戴高樂纏在一起。社會黨人拉馬第就經常重覆其聲明稱：他和他的黨所以參加目前聯合政府，是爲了什麼使『共和國的防衛』有保證，因此他們便要進行反對什麼『分爲兩個陣綫』的鬭爭。但事實上，社會黨却極力阻撓國內民主力量團結於工人階級周圍，形成統一陣綫，而只爲反動派效勞，以便於他們的鞏固，並爲他們開闢篡奪政權的方便之路。

但是，民主運動的高度組織性和紀律性，千百萬群眾的自覺、自制、機動與行動一致……所有這些都可保證：法國民主力量是會給無恥的反動派以反擊，而維護共和國的秩序與民主自由的。

（譯自八月卅一日消息報）

（註）一生丁納等於一百公斤

——載十月廿二日東北日報——

美國擴張政策的對象——法國

阿 維洛夫 作
郝 伊 真 譯

美對歐（其中包括法國）政策愈來愈富於侵略性。美國壟斷資本家在法國公開要求奪取政治經濟的統治地區。美國此種對法政策的目的，也是臭名遠揚的，想使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國民經濟服從美國資本狹隘利益的『馬歇爾計劃』所追求的。

美國銀行集團還在馬歇爾計劃產生前不久便開始『研究』法國了。他們利用法國解放後財政經濟上的困難，以奴役性的信用貸款強加於法國人民。自一九四五年二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國銀行曾對法國舉行過三次信用貸款，總數達二十六萬四千萬美元。此外，法國於一九四七年五月自國際建設銀行又獲得二萬五千萬美元的貸款，如衆所週知，該銀行是受着美國政策的決定影響的。

信用貸款規定法國僅能用之於償付輸入之美貨，保證美國實業家們穩固的利益。這是法美間一切財政協定的特點。勃魯姆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八日在華盛頓所簽訂的協定，就是美國奴役性貸款最明顯的例證。依據該協定，法國必須購買大批美國船隻，購買美國軍用『剩餘』物資，並償付美國按照租借法案所供給法國的一切商品債務。美國人藉此種『援助』在降低關稅，取消滙兌限制，停止法政府商業代表團的活動諸方面，得到了法國的同意。這樣，法國便給予了品質低劣的大批美國商品以廣泛活動的機會，而使其本身工業受到嚴重的打擊。

一九四七年二月份英國『論壇』雜誌會寫道，由於實行這一政策的結果，法國將（其實應加已經，

二字——作者）成爲不斷依賴外國（當然重要的是美國）財政援助的國家。

拉馬第政府不顧是否違反法國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地實行着堅決的親美方針。這種方針就是不去動員國內資源以恢復法國，而專希望從美國獲取恩惠。由於遵循這種方針的結果，法國政府正將自己的國家引向澈底毀滅之途。目前法國內部經濟情勢益形複雜，且面臨着悲慘的結局。例如，法國的糧食情況是非常嚴重的。祇舉一例即是說明：法國若要維持每日二百格爾姆的麵包配給量，尚需四百二十萬萬公斤的穀物。現存穀物僅爲一百六十一——一百七十萬萬公斤。其他食糧情況也同樣不佳。

法國的財政狀況也是頗堪憂慮的。黃金與美元的儲備已罄。對外貿易上的虧空在一九四七年六個月內即達五萬四千萬美元之鉅，其中有三萬四千九百萬是欠美國的。九月八日的法國『晨報』發表了一個有趣的消息說：法國的黃金儲備在解放後由一千七百噸減至三百九十二噸。此三百九十二噸黃金僅值五百二十萬萬法郎，而流通中的法郎却爲數八千二百五十萬萬。這樣——該報結語稱——流通中的法郎擁有準備金者僅爲百分之六。但紙幣的發行仍可怕地繼續上漲着。自今年九月六日至廿一日即發行了三百萬萬法郎。甚至像『費加羅』這樣右傾的竭力支持拉馬第政府之親美政策的法國報紙，也不能不承認法國正處在『財政崩潰的邊緣』。

法國對美國經濟上的依賴性，無可避免地要反映在其外交方針上。目前已看得十分明顯，法國於拋棄了與其他一切偉大強國合作的方針之後，便參加了盎格魯，撒克遜聯盟，在該聯盟中扮演着次要的附屬角色。事實上，爲符合美帝國主義爭取世界霸權的侵略政策，法政府已放棄了獨立的外交路線。這首先表現在法政府對德問題的態度上。大家都知道，防止德國軍事力量復興的決議（這是在有名的蘇、英、美三國元首雅爾塔、波茨坦會議之決議中規定的），對於在八十年間曾遭受過德帝國主義

三次毀滅性進攻的法國人民該是如何重要。但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爲了自己狹隘自私的利益，都拒絕這些決議的實現：他們對德實行片面政策，企圖將西部德國變成一個受美國控制的中歐的屯兵場。

美國並不掩蓋其恢復德國工業——亦即德國軍事潛力——及變德國爲「歐洲工業中心」的目的。按照「馬歇爾計劃」，恢復德國是首要的任務。這就是說，在獲取美國援助時，德國享有優先權，而那些遭受德國侵略災難的國家應該列隊等待美國的佈施。英、美帝國主義者又想豢養會給全世界人民（其中包括法國人民）帶來無數災難的窮兇極惡的德帝國主義。甚至在不久前，還對「馬歇爾計劃」大事吹噓讚美的法新聞社，現在也沮喪地說：「在那些與歐洲問題有着直接利害關係的巴黎各政治集團之代表交換意見當中，充滿了失望（如果不用悲慘二字的話）的情感，失望的原因，就是美國想先集中力量復興德國，然後再從事歐洲經濟的恢復。」

美國外交計劃與法國民族利益之間的矛盾是非常明顯的。這可見之於美、英對德政策的許多措施中。如在以德國魯爾煤供給法國的問題上，美國所採取的態度，無論如何不能稱之爲友善的態度。法國並沒有自德國賠償中獲得魯爾煤，因爲美國人想用魯爾煤提高工業生產——首先是西部德國鋼的生產水平。法國順從地同意了這個意見，而且甚至參加了今年八月底在倫敦舉行的所謂英、法、美三國會談。新聞界稱該會議爲「兩國會議」，因爲關於提高西部德國鋼鐵生產水平的決議，實際上已在克萊與羅柏遜之間獲得協議解決了，而法國之被邀參加，僅僅是爲着考慮法國緊張的國內情勢及法國人民對拉馬第政府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回憶一下在法國應邀參加倫敦會議以後，緊接着在會議上所發生的有傷法國體面的程序並不是多餘的。僅因經過法政府的多次提議，盎格魯·撒克遜人才請法國叙述一下他對英、美早已獲致協議的提高德國工業生產水平問題的意見。

在倫敦會議上，法國是以犧牲本國生死攸關的利益，損害國民經濟與安全而同意提高德國工業水平的。

在國民議會上討論對外政策問題時，議員傑克聲稱：『必須說明德國問題的解決是爲着誰的利益。當與德國大工業資本家合作的各國大工業資本家把魯爾作爲剝削的有利對象而開始發展它的時候，我們沒有權利忘記我們本身的安全問題。』在國民議會上，議員比也爾·谷特對比道爾外交政策也作了尖刻的批評。他說：『我告訴比道爾：你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認爲依靠盎格魯·撒克遜人較依靠蘇聯爲好，雖然你清楚知道，在賠償、安全及四同盟國（而不是僅由盎格魯·撒克遜人）管制魯爾等基本問題上，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利益非常接近蘇聯的思想，而不是接近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思想。』這種發言清楚地揭穿了拉馬第——比道爾政府外交政策的實質，這種政策，就是損害法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唯美國托辣斯與銀行團之命是從的政策。

拉馬第政府在對德及其他問題上，是對英美採取妥協政策的。拉馬第政府此種妥協態度，結果將使法國外交政策喪失獨立性，而成爲替國內外反動力量服務的工具。其結果祇有一個——就是加強法國在政治與經濟上對好戰的美帝國主義的依賴性。

——載十二月廿日東北日報——

法國的危機與罷工鬭爭

聶 宏 遠

持續近月的法國兩百萬工人的英勇罷工鬭爭，在九月宣告結束了。這次罷工的規模與持續性，在戰後的法國乃是空前的，它對法國及美帝國主義陣營的震動，也特別巨大。在戰後法國共產黨與總工會，一直是法國生產、建設與經濟復興的號召者與鼓舞者，在他們領導下，曾使法國生產在去年就恢復到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今天它們竟如此堅決的起來領導法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鬭爭，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法國反動派所引起的法國經濟、政治、外交各方面深重危機的表現和結果，是法國革命形勢成熟的反映。

法國人民的叛徒勃魯姆、拉馬第、比道爾、舒曼之流的政策，一開始就是拋棄他們曾宣言效忠的『全國抵抗會議』的民主改革綱領。他們爬上政府席位之後，在經濟上即反對用經濟改革和自力更生的方法來復興法國，反對提高工人階級購買力以促進生產的方針。相反的，他們保護並縱容法國國賊們的權勢，雖然國家的財政已形枯竭，而法國社會黨與人民共和黨當局，仍繼續以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償付維希政府欠自法奸的債務。對於存在法奸手中的數達卅四億美元的黃金不予徵用，而當法國人民堅持要求將某些大企業及法蘭西銀行等收歸國有之後，他們又利用其在政府的權力，將國有銀行及企業的管理權仍交與過去的大壟斷者，便利這些國賊進行破壞法國國民經濟恢復的活動。在政治上，法國社會黨執政者更追隨于戴高樂及比道爾之後，積極從事『限共』、『反共』與分裂工人階級統一，

及繼續舊的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罪惡活動，而極力爲法國兩百家財閥之新的代理人——戴高樂之捲土重來鋪設道路。

不僅如此，拉馬第與比道爾之流並利用其反動政府在國內所造成之困難，便利美國帝國主義對法國的侵入。法國解放後即對法國財政經濟局勢『消息靈通』的美國華爾街，早就計劃滲入法國經濟中，控制其政治方向。美國帝國主義在英國工黨政府協同下，人工地保持歐洲特別是法國的燃料恐慌與糧食不足，不使魯爾煤產增加（而戰前法國工業對魯爾煤的依賴甚大），拒絕以魯爾煤作爲德國對法的賠償，同時利用法國當局對東歐新民主政權的仇視（因爲法國壟斷資本在那裡喪失了二百三十四億法郎的投資），迫使法國輸入並依賴美國價格奇昂的煤與糧食。戰後迄今今年九月，法國自美獲得了數達二十二億元的借款，而其條件如勃魯姆去年五月在華府簽訂的法美財政協定所規定，則是法國對美降低關稅，取消匯兌制度，停止法國政府對外貿易的管制，並允許法美壟斷資本的私人自由活動。一句話，借來的美元必須用來增加對美的購買。這樣，就使法國日益變成美貨市場，使法國工業癱瘓不前，危機四伏。例如法國在一九四六年承銷了美國六百五十億零四千一百萬法郎的貨物，而其中的欠款達五百八十七億七千二百萬法郎。今年頭六個月中，法國的貿易入超達六百四十八億法郎，而其中欠美國的貨款達四百零八億法郎。在這種情形下，去年法國的財政赤字達四千億法郎，而今年則達六千億法郎。另一方面據九月八日法國晨報載稱：法國在解放初期尚保有黃金儲備一千七百餘噸，而在今年九月則僅餘三百九十二噸（值五百二十億法郎）。同時流通中的法郎却數達八千三百五十億，即約百分之九十四的流通法郎，沒有黃金作後備。雖然如此，紙幣的發行仍繼續猛漲，僅在九月六日至廿一日短短半個月中，紙幣即發行了三百億法郎。據十一月二十日法蘭西銀行公佈的數字，則目前法

郎的流通量雖已『累絀了』三十六億五千萬，但仍達八千六百五十七億法郎之鉅。

在糧食方面，九月廿四日當法駐美大使龐納向美國高呼『救命』時會稱：年內法國尚缺糧食八十二萬五千噸。同時據美喬社八月底的估計，今後半年內法國缺煤三分之二，因此今冬法國人民是處在挨餓受凍的慘境中。

法國反動當局將法國一切經濟的災難轉嫁到勞苦的工人階級肩上，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九月，法國麵包漲價百分之二二八。五，洋芋漲百分之五十二。而今年七月一日到十月中旬三個半月之中，法國人民的生活費更一般地上漲了百分之二十六。在物價上漲之下，四五年到四六年間，法國資本家的利潤比戰前增加了八至十二倍，而工資的增長則不及四倍。法國大資本的喉舌『世界日報』在論到這種工資與利潤的懸殊時，亦不能不承認：『戰前在經濟部門的工人工資，幾乎與企業家的收入總額相等，而現在它尚不及上述收入之一半。』

這樣的反動政治、經濟政策，不能不反映到外交方針上。勃魯姆在戰後是第一個高叫反蘇的社會黨人，正是他在今年一月的過渡政府時期，積極準備美英法同盟條約，使法國拋棄其在此以前的對德觀點及維持四強合作政策，而正式投入馬歇爾、貝文所籌組的西歐集團的泥塘。四月二十一日拉馬第、比道爾更與英美簽訂所謂『魯爾煤分配協定』使法國同意了英美對魯爾的片面控制，協同英美拋棄了波茨坦協定。六月以來，比道爾更尾隨貝文之後，積極爲反蘇、反歐洲新民主主義並奴役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奔走，藉以在美國對西歐的反動計劃中分得一杯羹。可是迄今爲止，『馬歇爾計劃』對法國反動當局來說，只不過是一畫餅，而美國使德國再起的威脅與美國干涉法國內政以及戴高樂在美國支持下公開圖謀實行法西斯政變的危險，却日益嚴重地擺在法國人民面前。

法美反動派在法國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確保法國之作爲美貨市場，使法國成爲帝國主義反對歐洲新民主主義與反蘇的反動走卒，並不惜一切企圖削弱法國的民主勢力。可是他們過低估計了法國民主力量在戰後的發展，他們的企圖遭到了法國人民的堅強抵抗。自二月以來，罷工鬥爭一直此起彼伏；九月以後，罷工鬥爭的規模更加擴大。『要拉馬第辭職！』『保衛民主自由，保衛共和國！』的口號開始與經濟要求相結合。最近才告結束的十一月大罷工，特別標明法國工人階級的義憤已到極點。他們不顧社會黨的分裂活動與法美當局的恫嚇兩百萬工人堅持鬥爭達三週之久，馬賽工人則堅持罷工一月，並怒打戴高樂份子的市當局等等；又證明群眾的鬥爭積極性已空前高漲，法國反動派的『政府危機』就是這樣來的。這一政府危機，由今年五月四日法共退出內閣時開始，而到九月之後，特別是由於十一月十九日拉馬第政府的垮台，接着勃魯姆組閣的失敗，及舒曼內閣在美國命令下宣佈的違反憲法的反罷工法，使這一危機更加表面化尖銳化了。一方面法國工人階級在反動派鎮壓命令下，不斷進行了勝利的鬥爭；另一方面法國一切反動派加上他們的美國主子，在法國人民鬥爭面前手忙腳亂，驚慌不安，已不能照舊的方法繼續其統治了。

列寧說：『如果沒有全面的危機（既發動被剝削者又發動剝削者的危機），那麼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勢力已充分錯亂，因進行力不勝任的鬥爭而使自己過分疲勞』，如果『一切動搖的中間的份子已在人民面前因其實際破產而充分丟臉』，如果『在無產階級中反對資產階級的情緒已經開始高漲起來，那時革命的條件就成熟了。』（均見論左派『幼稚病』）法國目前的局勢就是如此。

十一月大罷工所反映出來的法國現狀，標明法國已存在着革命的形勢。法國人民今天是處在偉大

革命的前夜。九月以來特別是十一月大罷工的勝利，意義不止在於他獲得了經濟要求的某種滿足，而是在於他乃是法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對其力量、組織性、群眾的覺悟性的檢閱，是給群眾的其『本身的政治經驗』（列寧語），同時也是對於法國反動陣營之力量的試驗。因此這一罷工之在十二月九日宣告勝利結束，並非是法國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結束，相反，應該說乃是法國工人階級真正革命運動開始前的間歇。法國工人階級當在這一暫時退却中，吸收經驗，重新佈置，準備新的未來的更尖銳的戰鬥。法國總工會全國罷工委員會的復工會上就預告着這一點。

（新華社陝北廿一日電）

（文中有數處缺漏，我們僅盡力將其串通，不全之處，容後補正——本報編者按）

——載十二月十九日東北日報——

法意工人運動的新高漲

慰

修

十一月上旬以來，法意兩國的工人運動以新的巨大規模猛烈展開，而且具有鮮明的政治鬭爭的色彩。由於法意兩國是西歐資本主義集團中兩個主要的國家，因此這個運動的發展不但對於歐洲，而且也對於全世界的民主與反民主鬭爭形勢將引起重大的影響。

x

x

x

法國的工潮自從今年一月拉馬第政府（法國戰後實行新憲以後第一個政府）成立以後，可說並未止息過，始終是此伏彼起的。這其間曾有過兩次高潮：五月一日拉馬第政府將每日的麵包配給量由三百格蘭姆減至二百五十格蘭姆，並堅持壓低工資政策，復於五月四日將反對這種政策的共產黨五閣員排擠出閣，由此引起了法國工人抗議的罷工大浪潮。這一浪潮普及各工礦及運輸部門，延續了三個多月，而於八月份以達到了部份的勝利暫告結束。九月一日，拉馬第再度將麵包配給量減至二百格蘭姆（合我東北四兩，這對於一個健康的成年人是個飢餓的配給量，比德寇佔領時還少七十格蘭姆），並批准物價提高百分之十。這使剛剛潛伏下去的工潮重又高漲起來，以九月五日巴黎五十萬人總罷工數小時為先導，全法各地抗議的罷工風起雲湧。群眾高呼『拉馬第滾蛋！』這次工潮經過短期的僵持之後，於十月中旬，更大大規模爆發，至十月十六日，罷工人數已達七十萬名，以大城市的公共事業工人及海員為大罷工所反映出來的各主要港口航運完全斷絕。拉馬第雖在美帝法國人民

武鎮壓。九月以來特別是十二月的危險，而向工人低頭，罷工勝利結束。經濟要求的某種滿足是第三次高潮。

這次工潮是緊繼十月間法國市選之後發生的，其主要政治背景，是法國工人反對美帝國主義在法推行馬歇爾計劃，反對戴高樂法西斯匪徒的奪取政權陰謀，反對社會黨拉馬第政府的向國內外敵人屈服效勞與向工人進攻。十一月七日，巴黎五萬工人衝破拉馬第政府之阻撓而舉行慶祝十月革命節大會；十一日，巴黎勞動人民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休戰日舉行了『保衛和平民主獨立』的大示威；又十一月一日，巴黎區職工會通過決議，號召工人團結奮鬥保衛國家獨立與工人福利；同月上旬，法總工會全國委員會舉行了會議，擊破了社會黨右翼分裂與出賣工人階級的企圖，通過反對馬歇爾計劃。凡此種種，都是此次工潮的先導，也充分反映了法國工人的鬪爭目標及高漲的情緒。

十一月的工潮，一月初已漸萌動。巴黎公用事業工人自五日起已開始要求增資的罷工。但其蔚成巨流，則肇端於馬賽慘案。馬賽為法國第一大港，人口近百萬，自十月市選後，戴高樂派份子竟乘機攫得市政大權，實行種種反人民之措施。十日馬賽市民與工人為反對電車加價，舉行示威遊行，反動市長竟唆使流氓開槍，造成多人的死傷，當時憤怒的群眾會衝入市政廳痛毆該市長。此案發生後，馬賽總工會立即號召總罷工，以示抗議。但拉馬第政府對此不但毫無悔悟表示，且更動員軍隊，繼續向工人進攻。在此情況下，工潮迅即蔓延全法，遍及各行各業，廿日美聯社電，罷工人數已超過五十萬，而最近電訊，則已達百萬。其規模遠超過前兩次，並尚在方興未艾之中。為此宏偉的工潮所震懾，拉馬第政府已於十九日垮台，法國戰前總理誤國要犯雷諾及社會黨右翼領袖素以反蘇反共聞名之勃魯姆，相繼謀組反動新閣，均遭失敗，目前此項任務又落在反動的人民共和黨前財長蘇曼的肩上。

在老牌法西斯黨二十餘年壓迫下甫告解放之意大利工人階級，對美帝國主義勾結意國反動派縱容法西斯再起之陰謀，抱有最大之警惕，所以意國工人運動自始即帶有濃厚之政治性的。今年五月三日，爲抗議五一節法西斯份子在西西里對民主份子所施之暴行，全意曾舉行總罷工一天，並遊行示威。六月底，再爲抗議西西里島法西斯挑釁事件。各地工人群眾都召開大會並示威，僅米蘭參加大會者即在十萬人以上。五月間加斯貝利受美國指使，組織沒有共產黨與社會黨的內閣後，意工人亦曾掀起反抗的怒潮。而最宏大壯闊的一次，則爲九月間抗議反動當局的經濟政策及物價高漲而爆發的全意大罷工。自八日北部工業區八十萬工人罷工後，一週間波及全國，罷工人數突破兩百萬。二十日遂在全國舉行總示威，要求加斯貝利政府辭職。加斯貝利及農場主與地主們，慌忙向罷工的百餘萬農業工人等讓步，答應了增加工資等條件，罷工暫告平靜。但另一面，當局却卑鄙的逮捕罷工工人，因此曾續引起某些城市的罷工抗議。在當局這種反動政策下，縱容了法西斯份子的狂妄活動，不斷在各地採取暗殺、爆炸的手段，向工人、工會及共產黨部襲擊，遂造成這次全國反法西斯運動的導火線。

此次運動導源於米蘭共產黨總部連續之被爆炸與共產黨員工人之被暗殺。米蘭工人首舉義旗，全意紛紛響應。工人群眾鑑於向反動政府抗議之無效，一開始就採取了直接行動，將反動的『平民黨』的兇犯處死，追擊和毆打法西斯份子，澈底搜查『平民黨』和『社會運動黨』總部，搗毀了法西斯報館達三百家，焚燒了在街頭出賣的法西斯報刊。這一正義的偉大的群眾行動，正如意共機關報所說的：『法西斯強盜的巢穴被人民的力量摧毀了。』大大震驚了美意的反動派，意當局雖以警察、卡車甚

武裝鎮壓南罷工，農業工人亦執步槍，鋤頭等自衛，反抗警察的武力鎮壓。形成群眾的武裝鬥爭形勢，使得合衆社驚叫：「此運動已蔓延至全意重要城鎮，並已接近革命危險！」

法意兩國的這次工人運動的新高潮，尚在猛烈開展之中，其影響深值我們注意。僅就目前已得材料來看，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其若干特點：

一、兩國的工人運動，自其性質上說，不但是爲了改善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且是爭取民主權利，保衛國家獨立，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運動。要求抑低物價提高工資的經濟要求，與剷除法西斯實現民主的政治要求，是密切結合着的。而這又聯繫到反對干涉內政的馬歇爾計劃，反對政府聽從美國指揮出賣祖國的外交政策。作爲實現這一切的先決條件，則是要求受美帝國主義指揮的，替法西斯匪徒清除道路的，與人民爲敵的，反動的現政府辭職（這在法是社會黨右翼的拉馬第政府，在意是基督教民主黨的加斯貝利政府），並成立共產黨領導的，團結各民主黨派與愛國份子的民主政府。這也正是美帝國主義所極端害怕的，因此它慌忙召開特別國會，要求緊急撥款援助法意兩國的反動政府，克服工人的反抗。但這企圖無疑是不能達到的，不過更加暴露反動政府賣國的實質罷了。

二、兩國的工人運動，都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並且是極有組織，並獲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在法意兩國的總工會中，共產黨在路線與組織上都居於領導的地位。如法總工會十三個委員中有六個是共產黨員，三個書記中有一個是共產黨員。在最近召開的全國委員會上，對馬歇爾計劃及工運路線等問題，法共的主張都與社會黨右翼對立，但每次都是法共提案獲得大多數通過；如關於工運路線，法共提案獲得總票數之百分之八十九點二，形成壓倒的勝利。意總

工會的領導機構中，七十五個委員有卅八個是共產黨員，二十一個執委有七個是共產黨員；七個人的書記局，共產黨員擔任着總書記和正副書記各一人。在今年六月初總工會的第一次全國代表會上，四百五十六萬八千張投票中，贊成意共政策的佔二百六十一萬二千餘票。法意的工人運動，就是在他們的總工會領導之下的。不論鬪爭是由什麼原因或那一地區引起，都很快的在各地發動援助性的同盟罷工，迅速普及全國各行各業，匯成一巨大的浪潮。而參加鬪爭者亦不僅限於工人，如意大利每次工潮都有農民（農業工人）參加，法國則公務員與教員亦均參加罷工。馬賽罷工且感動了反動當局派來鎮壓的防衛隊，拒絕執行鎮壓命令；並獲得了美國商船水手之同情罷工支援。意大利各民主黨派現已開始在那不勒斯組織『保衛共和民主的反法西斯同盟』，以齊一鬪爭步驟，更說明了參加鬪爭者之廣泛。而兩國之工人運動，在時間上亦自然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五月、九月、十一月三次高潮，兩國都是彼此前後的同時爆發，聲勢浩大，使得美帝及法意反動派手忙腳亂，驚惶失措。

三、兩國的工人運動，僅就今年來說，絲毫未曾止息，總是一次接一次地連續而起；而其高潮的間隔時間則越來越短，鬪爭也越來越尖銳，越猛烈；直至此次達到了新的高峯。不但針對着生活水準再低落的威脅，而且也都針對着法西斯殘餘復辟的威脅，在鬪爭中爆發了直接的武裝衝突，甚至類呼游擊戰爭的行動（如意農民伏擊警察卡車、孤立城鎮）。這表示兩國階級鬪爭已十分尖銳，政治形勢已十分緊張。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反抗下，兩國經濟皆已陷入麻痺狀態，法國拉馬第政府已被迫倒台，意大利加斯貝利政府亦正在搖搖欲墜，醞釀改組。法共已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工人行動起來保衛共和國，建立一個由法共領導的民主政府。意共總書記托格里亞蒂亦號召建立民主統一陣線，反對民主的主要敵人——基督教民主黨。因此，該兩國工人運動是民主力量中堅，其力量日益壯大，而反革

命的各方面勢力也正糾集起來作最後的掙扎，徵集調動軍隊施行對人民的血腥鎮壓。民主與反民主的界線已經分清，兩國人民爭民主的鬭爭將以日益宏偉而激烈的規模展開！

——載十一月二十七日東北日報——

法意的民主與反民主鬭爭

謝明

自今年五月法國政府總理社會黨人拉馬第及意大利政府總理基督教民主黨人加斯貝利聽從美國帝國主義命令，先後自政府中排擠出共產黨閣員以來，法意政治情勢即發生了很大變化，戰後兩國由主要政黨聯合執政的時期已告結束，民主與反民主的界線日益分清，政治鬭爭益趨尖銳，最近更達到了新的高潮。

民主與反民主力量的對比

法意兩國的政治力量，今已分裂成民主與反民主兩個陣營，所謂中間勢力已經分割而不存在了。以共產黨為領導的民主勢力，在這次大戰以來，曾獲得空前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內人民反對舊資本主義統治的最強大的兩環。

法國共產黨現擁有黨員一百卅萬（戰前僅廿七萬），選民六百餘萬，在議會中佔有一百八十六席；不管在全國或議會中，法共都是居第一大黨地位。在它領導下的有法國總工會，擁有會員六百萬；法國婦女聯盟，有會員一百萬；青年共和主義團，有團員三十萬。法共在工人階級及各階層群眾中建有最高威信，平均八個工人中就有一人參加共產黨，在卅八個法國人中便有一個共產黨員，世界著名的科學家如郎之萬（已死）、居里、及著名畫家比卡索等都是法共黨員。法共機關報『人道報』是全

法國第一大報，日銷二百萬份。在與反民主的鬭爭中，法共不僅有廣大群眾及強大而有組織工人支持，並得到社會黨的左翼份子及廣大下層幹部與黨員的同情與擁護。

法國的反動派包括戴高樂的『法國人民聯盟』、急進社會黨、人民共和運動黨、獨立共和黨、社會黨及自由黨。反動黨派雖多，勾結起來在議會中也佔有多數議席，但在群眾中，反動派是沒有基礎和信譽極低的；特別當它們反動面目愈是公開暴露時，在群眾中的影響也就更快的消逝。從最近這次市選中，就可看出法共力量是在日益增長，反動派勢力則是往下降。儘管這次選舉前夕，有美帝國主義的公開干涉及反動派集中全力來攻擊共產黨，然而選舉結果，法共仍舊保持了原來的第一大黨地位，且比以前更趨鞏固。在全國九千以上的城鎮中，法共獲得了百分之卅·六五的選票，即是說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國男女，他們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而且每次選舉中法共所得選票都有增加，第一次是百分之廿，二次增至廿八，三次廿九·三，這次則突破了卅。這說明法共力量是不斷在增長。

反觀反動派則完全相反，戴高樂在過去四次選舉中所得選票是以六十六、五十三、四十六、卅八·四的比例，逐次下降。人民共和黨及社會黨在這次選舉中更遭到驚人失敗，人民共和黨僅得到百分之十二點九的選票，由過去第二位降至第四位。這說明反動派在群眾中的影響是一天一天的縮小，就是英美資產階級的報紙也不能不承認法共力量的強大和穩固。而且也承認：『投法共的百分之卅的選票，是由法國全國有組織的勞動人民的強有力的力量所支持的，後者可以在法國政治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

意大利共產黨在意國也是第一大黨，擁有黨員二百卅萬。意共在與反民主勢力鬭爭中，並有社會黨、行動黨、民主勞工黨與之密切合作，結成了左翼人民集團。共社兩黨更簽訂有統一行動協定及共

同政綱，組織了聯合的領導機構，兩黨共擁有三百廿萬黨員，近千萬的選民，在議會中居第一位。議長一席也由意共擔任。同時在羅馬、都靈、熱那亞、那不勒斯、巴勒摩、佛羅倫薩等六大都市市議會中，意共都佔首席地位。擁有七百萬會員的意大利總工會，也主要為意共所領導（意共佔有總書記及正副書記各一）。全意工人管理生產委員會（由僱有二百五十人以上之一切工廠工人代表所組成）亦在意共領導之下。

意大利的反動派包括法西斯平民黨、『意大利社會運動』及基督教民主黨（愛爾科里斥為民主最大敵人）、薩拉加特集團（社會黨分裂出去的右派）與自由黨等。他們與法國反動派的情形一樣，在議會中佔有多數，在群眾中沒有基礎。基督教民主黨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大選中，假冒民主招牌騙得第一位，但在後來六月市選中，則敗於人民集團，且失去上次選票百分之五十。在最近這次羅馬市選中，人民集團再一次戰勝基督教民主黨。

今天法意反動派在國內已是十分孤立，它們唯一的依靠就是美帝國主義的援助，但在最近幾次的大罷工中，證明美帝國主義援助並不能挽救反動派的危機，也沒有把法意人民嚇住或騙住。相反的是人民認識一天一天提高，民主勢力比以前更為強大。

民主與反民主的鬭爭

法意資本主義在這次大戰中曾遭到嚴重打擊。戰前法國的統治者，在希特勒德國的進攻下，迅即投降了敵人，意大利的法西斯統治也同樣給人民造成重大災難，因此廣大人民對他們懷有很深的厭惡和憎恨。戰後人民都紛紛起來要求民主，要求進步；但反動派却企圖把法意拉回到戰前情況，重新建

立反動統治。所以在政治上反動派拚命反對共產黨領導人民起來實行改革，反對實行民主及制定新憲，企圖削弱共產黨在人民中的威信，使之在選舉中遭受失敗，拚命的反對共產黨參加政府。但結果還是人民和共產黨屢次獲得了勝利，法國制定了民主新憲法，意大利否決了君主制，建立了新的共和國，在每次選舉中，共產黨都得到廣大人民擁護獲得多數，而且參加了每一次的政府，並在內閣中擔任重要的部長及副總理職務。今年五月反動派雖在美帝國主義干涉支持下，排擠共產黨出政府，但這並不等於反動派的勝利，此一非法行爲更加暴露反動派的反民主與賣國本質，結果激起全國人民猛烈反對，工人不斷的起來罷工、示威，直接增加反動派的困難，使其坐臥不安。正如多列士所說：『沒有法國共產黨就不可能解決任何法國問題。』也如愛爾科里所稱：『任何反民主的措施，都會遭到有組織的工人力量的反對。』但反動派却願自掘墳墓，繼續瘋狂向民主挑戰，採取恐怖手段，暗殺共產黨員，工人，爆炸共產黨部，反動政府則竭力爲法西斯份子的叛亂陰謀開闢道路，鎮壓人民民主運動。因此更激起了廣大人民憤怒，爆發了最近的法意工人大罷工運動，所有的人民都紛紛起來反對法西斯暴行，反對反動政府，要求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政府。

在經濟上，反動派則實行保護大資本家利益，向勞動人民最低生活水準進攻，只准資本家抬高物價，不准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例如法國在拉馬第當政頭三個月內，物價漲到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七百卅八，而工人工資僅爲當時的百分之四百；資本家利潤却超過戰前三倍。意大利在加斯貝利反動經濟措施下，勞動人民生活日益惡化，工資與物價之間懸殊愈來愈大，二百五十萬失業工人處於飢餓中。法意每人每日麵包配給量規定爲二百格蘭姆，不够一飽。對於國家經濟的復興，反動派則採取消極怠工，拚命反對共產黨提出來的大工業大銀行國有化政策，反對沒收奸僞財產以擴大生產資金，而僅依

賴美國援助，結果在美資美貨大舉侵入下，使整個國家經濟陷於嚴重危機之中。法意共產黨爲保衛勞動人民利益堅持鬥爭，力主增加工資，改善工人待遇來提高工人生產力，反對賣國換取外援，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意總工會，也堅決領導工人進行增資鬥爭。

在外交上，法意反動派則作美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工具，公開出賣國家主權與民族利益，作美帝國主義在法意的代理人，積極參加並幫助奴役法意及西歐人民的馬歇爾計劃的推行。法國反動派爲了迎合美國主子利益，更提出廢除關稅壁壘；不顧法國安全與國家經濟利益，而參加美英扶植德國侵略勢力計劃，放棄四強共管魯爾原則。意大利副總理演說，竟無恥表示願部份放棄國家主權。意大利重要基地港口如馬達倫納、大蘭多、里窩那等地已秘密落入美國之手；加斯貝利已允許美軍在和約生效後繼續留駐意國；美國石油公司正在意北波河流域進行大規模勘測工作；損害意國主權與獨立的美意『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目前亦正在談判。美帝國主義通過對反動派的援助，正加緊干涉法意內政。干涉工人運動，命令反動派對罷工工人採取『強硬態度』，並主以武力鎮壓，同時還利用美金收買法意工人階級的叛徒流氓，分裂工人運動。所以今天法意民主運動正肩負着保衛祖國獨立的偉大任務，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及阻止美帝國主義利用法意反動賣國份子戴高樂、勃魯姆、加斯貝利之流實現其奴役法意人民的馬歇爾計劃。法共領袖杜克洛曾指出：『接受馬歇爾計劃就是使法國人民遭受奴役。』最近法總工會通過決議，堅決反對馬歇爾計劃；決議稱：『接受馬歇爾計劃即等於剝奪國家主權及美國干涉法國內政。』愛爾斗里並號召組織民主政府，『執行維護意大利的獨立，反對這群戰爭販子（他在演說中曾本基督教民主黨之流參加美國戰販集團）的政策，並應領導意大利加入現正爲歐洲以及全世界普遍和平而鬥爭的民主陣營』。

民主運動的新高潮

法意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爲了反對反動派，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要求成立民主政府，爭取民主的勝利，最近半個多月來，在全國掀起了偉大的罷工與反法西斯運動，法國的工潮已發展到二百萬人的各業工人總罷工，『使法國整個經濟生活幾陷於完全停頓』（合衆社）。許多地方罷工工人並與警察發生衝突，工人實行了英勇自衛，在里昂與馬賽並發生了示威群眾包圍警察局與毆打警察的事件。馬賽的示威群眾曾衝入市政府痛毆戴高樂派份子市長。反動的拉馬第政府已被迫垮台，新任總理舒曼圖作最後掙扎，正徵召新兵準備武裝鎮壓。現法國工人情緒極爲激昂，已組成『總罷工總部』；總罷工委員會與法共人道報均發表聲明，號召人民動員起來，以堅決行動保衛和平民主，警告反動派正在撕毀憲法，謀殺共和國。現鬪爭正猛烈發展中。

意大利的反法西斯運動亦席卷全國，僅南意罷工人數即達二百五十萬，各地示威群眾並追擊與痛毆法西斯份子，一週間群眾搗毀與澈底搜查了法西斯的平民黨，『意大利社會運動』及基督教民主黨黨部達八十二處之多。全國搗毀法西斯報館達三百餘家。示威群眾與罷工工人普遍採取了有效的自衛行動，在許多地方包圍了警察局，那不勒斯的示威者更奮起解除警察武裝，救出被捕同志。農村罷耕工人，更以步槍鋤頭擊退警察的鎮壓，而且還在路途上伏擊乘車增援的警察，『迫使全副武裝警察處於脆弱的防禦中』（合衆社）。現運動仍在繼續深入與擴大中。

與此同時意共已號召在全國建立廣泛的民主陣綫，並發動工人管理生產運動。十一月廿三日，七千工人代表曾於米蘭集會，決議成立工人管理生產運動永久中央委員會，這是繼反法西斯暴行而來的

具有重大意義的新鬭爭目標。領導這一運動的隆哥（意共領袖之一）稱：『工人管理生產委員會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一個將來由誰決定國家命運與國民經濟的問題。由資本家的勢力或工人的勢力來決定的問題。』

從這次運動發展的迅速，規模的宏大及所採取的新的鬭爭形式，可以看出法意民主力量的強大，人民的覺悟和鬭爭情緒空前提高，對爭取民主勝利具有無限信心與決心。反觀反動派在人民起來後，則表現得張惶失措，手忙腳亂。當然反動派還要作垂死掙扎，而且它還有一個美國主子在後面支持它，所以法意人民在取得勝利之前，還有很多困難必須克服；但只要民主力量緊緊團結起來，堅持鬭爭到底，反動派是可以最後被戰敗的。

——載十二月十一日東北日報——

評意大利政治情勢

利索夫斯基

三年來共產黨與社會黨第一次被趕出意大利政府，現在是清一色的基督教民主黨人及所謂獨立的專家們，例如包括臭名昭著的君主主義者葉奧第，他是副總理兼預算調節部長。國外貿易部長莫扎哥拉是意大利『椽皮大王』彼尼里的得意助手。法西斯政權著名人物，前法西斯社團委員會會員維齊諾被委爲財政部長。基督教民主黨組成如此的政府，就是說它已脫去民主的外衣，而進入了保皇黨與反動份子的政治集團。反動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就』就是延長今天國民議會的權利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爲什麼基督教民主黨渴望選舉拖延是十分明白的，因爲他們需要時間給他們準備，此外他們並期望很快地就會得到信用貸款與援助。爲了這個緣故，延長了國民議會的權力，因爲他們與右派份子聯合地控制那裡的大多數。自選舉了國民議會十二個月以來，國家生產確實變好了。可是工業生產的增高並未達到財政情況的改善與後者的穩定，這主要由於基督教民主黨實行保護意大利金融與企業寡頭利益的 policy 所致。包括某些還未受到通貨膨脹驚恐的有權力的基督教民主黨上層份子在内的意大利反動勢力，正從容不迫地以很正確的政治和經濟估計來進一步有效地促進通貨膨脹。他們想以此把財政困難的過失加在『三黨制度』和左翼黨派的身上。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國內力量的關係是顯著地變得有利於致力於意大利公共和社會制度的民主重建的各黨派。去秋的選舉與最近全意大利勞工總聯盟代表大會的選舉都表示出基督教民主黨正日益失掉在群眾中的影響。意大利反動派懼怕共產黨與社會黨在

國會裡佔多數，因為去年選舉中，他們已得了近於百分之四十的選票。有兩種情形促進了意大利反動派的詭計：第一，國民議會中力量的對比並不能反映出現時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因為當一年前的時候，基督教民主黨是在民主的口號下從事競選的，所以他曾能得到議會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第二，由於社會黨的分裂，它的集團在議會中已大大的削弱了，因為撒拉加特接受了差不多社會黨代表的百分之四十。意大利反動派的活動給外國干涉意大利內政造成了有利的條件。基督教民主黨領導機關若無外邊幫助的允諾，就不敢與左翼政黨挑戰。過去一年中意大利到反動派與美國某些財政、企業及政治集團的聯系與合作是日益親密。同時，基督教民主黨已成爲美國壟斷家在意大利行使他們權利的主要的通路，這已是日益空前的明顯了。四月九日馬奎茲諾告『地球』報記者說：美國準備貸款十萬萬給意大利。他宣稱：『只要意大利能向美國政治家和財政家證明她是能被信任的，則這種貸款即可實現。』暗視已極爲明顯，五月十三日加斯貝利的辭職及新內閣的組成，證明它不僅是內閣的變更，並且也是前任內閣中三個群眾政黨——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及共產黨（一九四六年六月選舉中曾得過百分之七十五的選票）合作基礎的清除。以小小的投票差額，國民議會表決信任加斯貝利內閣。意大利反動派對外界幫助的希望正過渡到進攻並企圖強予意大利一個反人民的政府，這個政府可以根本不管各真正民主黨派的意見，這些黨派團結了三百萬黨員，並有六百萬職工會員支持着它們。

（塔斯社七月十日電）

評意大利媚美外交

利索夫斯基

「消息報」評論家利索夫斯基在分析意大利外交政策時寫道：從直布羅陀到塞得港，這一地區中政治關係的發展，大大有賴於意大利是否將變成和平與安全的因素，或者還是像十年或十五年以前一樣，仍然成爲地中海區域中衝突與不安的溫床。里索夫斯基強調稱：自從「杜魯門主義」宣佈以來，特別是自從新意大利政府（主要爲基督教民主黨）建立以來的六個月中，可以顯見到意大利迅速投到美國政策的懷抱中去的過程。意大利經常企圖儘可能堅持符合於美國利益的立場，雖照這種立場明顯地與意大利的利益背道而馳。

例如意大利對臭名彰著的「馬歇爾計劃」的態度吧！意大利便是首先急忙嘖嘖讚美馬歇爾演說的國家之一，雖然這計劃意味着進一步在歐洲經濟上建立起美國的控制。意大利副總理意諾第既贊成剷除關稅壁壘，又贊成部份地放棄國家主權。像意大利這樣原料和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果放棄了關稅自由的政策，便會充滿了最大的危險，這是很容易了解的道理。意大利放棄關稅壁壘之後，她的工業便會處在完全依賴於強大的美國工業的地位上，而後者便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它。

「消息報」的評論家繼續寫道，報紙上這一類消息並不算少：在希臘與土耳其之後，美國又計劃把意大利變成它在地中海的政策與戰略的另一堡壘。史佛卓和曹達利斯之間所進行的商談，在雅典、安哥拉和伊斯坦堡都引起了熱烈的評論，牠們認爲這些商談是與「地中海集團」的計劃直接聯系起來。

的。意大利外長曾否認過有關此類集團的消息，說它是『幻想的』。然而，每一個客觀的觀察家都會同意，意大利現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便是針對着這一目標的。舉下面一個例來說就夠了，加斯貝利和史佛卓內閣正赤裸裸地進行着反南斯拉夫政策。最典型不過的是：史佛卓在國民議會中有關批准和約的演講，便是根據將來要和南斯拉夫發生衝突一事而來的。領土收復主義者與修改主義者的宣傳——缺乏坦白的報復宣傳——在加斯貝利政府的贊助之下大吹大擂起來。

里索夫斯基繼續寫道，加斯貝利政府和美國在華盛頓所進行的商談——推測此一商談可能在羅馬繼續進行——危害了意大利的經濟主權和政治獨立。在華盛頓的商談中，政治問題並不比經濟問題次要。無疑八月十四日在華盛頓所簽訂的、臭名彰著的協定便是由意大利答應了某些政治讓步做爲條件的。

關於此事，值得回憶一下下面一事。當倫巴多使團離羅馬赴華盛頓時，羅馬仍然存在着三黨政府，當時共產黨和社會黨尚參加在政府中。可是，倫巴多到達華盛頓之後數天之內，加斯貝利便推翻了前政府，組織了新的『一黨』內閣，而這一黨政府便受到了美國反動方面的熱烈歡迎。如果誰看不到這兩個事實中的直接聯系，那就太天真了。

美國地中海艦隊司令比里海軍上將的坦白聲明——即商談中可能提到將意大利軍事基地移交美國的問題——便很有利地證明了這一事實，即目前正精心製造中的美意『友好通商與航海條約』嚴重地違反了意大利的主權獨立。上述的聲明清楚的說明了美、意目前的關係。美國絕無『撤離』意大利的意圖。相反地，美國認爲她是在地中海所建立的政治與軍事體系中的最重要環節之一，以便往歐洲、非洲和近東擴張。意大利現政府正孜孜於幫助美國建立『地中海集團』。更甚地，他不僅幫助

美國建立，而且渴望在這一集團中擔任領導作用，甘心損害意大利民族和歐洲和平的利益。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廿六日電）

意共社兩黨簽訂統一行動協定

『世界新聞與評論』雜誌載稱：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意大利共、社兩黨在羅馬簽訂統一行動協定，協定包括如下八條：（一）肅清一切法西斯殘餘，反對一切恢復法西斯統治之企圖。（二）保衛與鞏固民主共和國和人民之各項自由。（三）在獨佔企業、大銀行與公用事業的國有化基礎上，進行工業的改革與重建，並組織工廠委員會。（四）在清除大地主的基礎上，改革農業，並發展農業生產的合作形式。（五）支付與當時生活費用相適應的工資與養老金，以改善體力與智力勞動者的境遇。（六）以適當的保障人人工作的社會立法和固定的適當的最低工資，保護工人的地位。（七）穩定通貨，以保護工人工資、養老金和小量投資的實際利益，此舉將以嚴格徵收富有的所得稅，資本稅，稅收改革與增加全國之總生產力等手段達成之。（八）實行能以重獲意大利政治經濟之獨立，保衛國際集體安全以及世界各地人民及工人組織休戚與共之外交政策，以維護和平。

由社、共兩黨領袖組成之社共兩黨共同中央機關，將在議會中採取共同行動。在兩黨書記參加的會議中，將使社、共兩黨的部長在內閣中採取一致行動。全國各地將成立兩黨聯絡委員會，以擬定下屆大選的政綱，參加市選的名單將由兩黨地方聯絡機關核准。

十月二十日，意大利某些地區舉行市選的結果，顯示社、共兩黨之共同行動已獲有效之成果。此次市選中社、共兩黨共獲一、四八五席，其中一、二二二席屬社、共兩黨聯合競選名單，基督教民主

黨二，一九三席，自由黨獲二十六席，共和黨獲五五席，無黨派者獲七一四席，半法西斯的「普通人黨」獲一七三席。

(新華社陝北四月七日電)

意總工會日益壯大

在意共及社會黨領導下的意大利職工運動，其力量正日益壯大。這特別表現在意大利總工會中共產黨與社會黨兩黨領導地位的益趨鞏固，及其影響的擴大和會員的猛增上面。

意總工會自一九四五年一月成立以來，迄今會員已增加二百五十萬人，現有會員工人及公務員七百萬人，其屬下之工會達五十七個。總工會的領導機關是由七十五人所組成的領導委員會，其中共黨黨佔三十八人；社會黨二十人；基督教民主黨十一人；薩拉蓋特派二人及其他黨派數人。領導委員會又選出了執委會和書記局。執委會由二十一人組成，其中有維托利奧·比托西等共產黨員七人；沙克蒂等社會黨員四人；基民黨三人；薩拉蓋特派及共和黨各一人；以及其他黨派五人。書記局則由七人組成，總書記爲維托利奧，共產黨尚佔有正副書記各一人，社會黨亦有正副書記各一人。

總工會中，共、社兩黨得到絕大多數會員的擁護與支持。例如在今年六月初總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四百五十六萬八千張投票中，投票贊成意共政策的爲二百六十一萬二千餘人，投社會黨票者爲一百零三萬七千餘人，投基民黨票的僅六十一萬餘票。這說明了反動派在職工運動中影響已極度低落。

以基民黨爲首的意大利反動派，曾一再進行分裂職工運動和總工會的破壞運動，但意職工運動的統一和總工會的正趨益鞏固與發展中。本年六月總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體現了意工人階

級鬭爭的團結一致，嚴重打擊了基民黨分裂與破壞的各種企圖。在這次大會上，基民黨及其他反動份

以基民黨爲首的意大利反動派，曾一再進行分裂職工運動和總工會的破壞運動，但意職工運動的統一和總工會運動的團結正越益鞏固與發展中。本年六月總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體現了意工人階級鬪爭的團結一致，嚴重打擊了基民黨分裂與破壞的各種企圖。在這次大會上，基民黨及其他反動份子們，曾力圖把總工會活動限制在經濟鬪爭的圈子內，曾提出了『不讓總工會干涉純政治問題』等許多議案，但都遭到絕大多數票的否決。大會通過了共、社兩黨所提的總工會章程及許多議案，其中指出：總工會要求『保衛共和國，發展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恢復和發展國家的經濟，並爲反對抬高物價和通貨膨脹，要求增資而聯合鬪爭』。總書記維托利奧在會中曾強調稱：『代表大會不僅確信而且實現了意大利勞動者職工運動的統一。』從六月大會以後，在美國帝國主義支持下，意反動派仍積極進行破壞職工運動的活動，但其收效極微。據總工會書記比托西（共產黨員）九月間發表的談話中說：『由於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活動，意大利組成了另一職工會，並且以大量金元在意國創辦報紙。然而全意工人被竄到這一工會中去的，不過一萬五千人到兩萬人，與擁有七百萬會員的意大利總工會相較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總工會是意國強大的力量並獲有勞動人民的信任。』

（新華社陝北十一月三十日電）

